

唐甫里先生集

下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著

七言絕句

自遣詩三十首并序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厭厭卧
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則
百端興懷攪人思益紛亂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
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詩累至三十絕絕各
有意既曰自遣何必顯焉

五年重別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平峯顏色

好曉雲纔散便當門

雪下孤村浙浙鳴病魂
無睡酒來清心搖
祇待東窓

曉長規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自難忘
祇有風流共古長
座上不遺金帶
枕陳王詞賦為誰復

甫里先生未白頭
酒樽猶可戰高樓
長鯨好鱸魚
因得乞取餘艸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

紫氣昏 瀨在 嶺南

水邊山曲更深村
終須揀

取幽栖處老櫓成進便作門

陰洞曾為採藥行
空雲變絕獨微明
玉芝敲折瑤笄

墮含有真人上姓名

長嘆人間髮易華
暗將心事許烟霞
病來前約分明
在藥島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象似玉容
比於雲液應濃思量北海徐劉

輩枉向人間流酒龍

羊酒加多應自古豪解盤金
猶置纖腰縱然此事

教進得不博溪田二頃苗

偶然携稚看微波
臨水春寒一倍多
便使筆精如逸

少懶能書字換羣鷺

昔聞莊叟迢迢夢
又道韓生冉冉飛
知有姓名聊寄

問更無言語抱斜暉

雪侵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遲近臘寒應是也疑真宰
恠休時猶未徧林巖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事知天上與人
任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悒亂和殘照紛紛
舞應索陽鳥次第饒

古往天高事渺茫車如雲嬖不凍涼月姦如有相思
淚祇待方諧寄兩行

本來雲外寄閒身遂與溪雲作主人一夜逆風愁四
散曉來零落傍衣巾

淵明不待出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豈為餘糧春未
去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斷來文似瘦蛟螭坐人帶病慵朝
起祇向春山盡日欹

月澹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 思萬古真人
賞 露清香獨滿襟 宋玉有微詠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來橫絕半江風有時不耐輕橈
興暫欲蓬山訪洛公

賢達垂竿小隱中豈來真作捕魚翁前溪一夜春流

急已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
風情由是冠南朝
靈和殿下巴江
柳十二條前舞翠條

強梳蓬鬢整斜冠
片燭光微夜思闌
天意最饒惆悵
事單拙分付与春寒

燕多藥圃近南榮
合有新苗次第生
稚子不知名品
上怨隨春草聞輪贏

一派溪隨若下流
春來無處不汀洲
漪蘭未碧蒲猶
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鹽
一橈青嶺水邊人
但愛風流

客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湏是占時生
準擬羞肩不近情
佳麗幾時腰不
細荆王辛苦致官名

姝女精神似月孤
敢將容易入絳爐
人間縱道鉛華
少蝶翅新篁未肯無

貞白求丹變姓名
主恩潛勸亦無成
侯家竟換梁天
子王整後勞作外兵

春雨能膏草木肥
就中林野碧含滋
唯餘病客相逢
背一夜寒聲減四肢

別墅懷歸

東去滄溟百里餘
松江潮信到吾廬
就中家在蓬山下
一日堪憑兩寄書

野井

朱閣前頭露井多
碧梧桐一本作花下美人過
寒泉未必綠如以
奈有銀蟾素練何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
幕中誰是聘良圖
遙知賊膽縱橫破
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游

江客柴門枕浪花
鳴榔寒艣任謳鴉
輕舟過去真堪

畫鷲起鸕鷀
一陣斜

夜泊詠樓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
莫向衡陽迹迹飛
同是江南寒夜客
羽毛單薄稻梁微

早行

冰寒孤棹觸天文
直似乘槎去問津
縱使碧靈無限好
客星名字也愁人

木蘭堂

洞庭波浪渺無津
日日征帆送遠人
幾度木蘭舟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和襲美春夕陪崔諫議櫻苑園宴
佳人芳樹雜春蹊
花外烟濛月漸低
幾度艷歌清歎
轉流鸚鵡起不成棲

和招江早春

柳下江飡待好風
暫時還得狎漁翁
一生無事烟波
足唯有沙邊水勃公

和女墳湖即吳王葬女之所

水平波淡遠迴塘
鶴殉人沈萬古傷
應是離魂瘦不
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和素伯廟

故國城荒得未荒
年年椒奠濕中堂
邇來父子爭天
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和宿木蘭院

苦吟清漏迢迢極
月過瓦西尚未眠
猶憶故山秋
枕夜來鳴咽似流泉

和重題菴薇

穠華自古不得以
只足倚春春已空
更被夜來風雨
惡滿階狼籍沒多紅

和春夕酒醒

幾年無事傍江湖
醉倒黃公舊酒壚
覺後不知明月

上滿身花影倩人扶

和木蘭後池三詠

重臺蓮花

水國烟鄉足菱荷就中芳瑞比難過風情爲與吳王
近紅蕖常教一倍多

浮萍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刻成不用臨池更相
笑最喜根蒂是浮名

白蓮

素蘂多蒙別艷敬以是名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

覺月曉風清欲墮時

和重題後池

曉烟清露暗相和浴鴈浮鷗意緒多却是陳王詞賦
錯枉將心事托微波

和香門間泛

細漿輕擗下白蘋故城花謝綠陰新豈盡今日逃名
士試問南塘着幾人

襲美初植松檜偶題

軒陰冉冉移斜日寒韻泠泠入晚風烟格月姿曾不
改至今猶似在山中

和館娃宮懷古五絕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八人皆二
八獨教西子占已矣

一宮苑渚漾漣漪按墮鴉鬟出繭眉可料座中歌舞
袖便將殘節拂降旗

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燭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
血至今春草不勻生

江色分明練透臺戰帆遙隔綺疏開波神自厭荒淫
主句殘樓船穩帖來

寶珠香篆碎曉塵亂兵誰惜似花人怕勞應是精靈

使猶向殘陽泣暮春

和虎丘寺西小溪間泛三絕

樹柳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涯一里千萬
曲直是漢甬行也迷

荒柳卧波渾似困宿雲遮塢未全癡雲情柳意蕭蕭
會若問諸餘抱不知

每逢孤屿一倚檝便欲狂歌同採薇任是烟蘿中待
月不妨歌枕扣舷歸

和天竺寺八月十五夜桂子

霜實常聞秋半夜天台天竺墜雲岑

垂楊中天台桂子落
一十餘日方止

如何兩地無人種却是湘灘是桂林

戲題襲美書印囊

鵲銜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應笑林文過萬
卷至今誰道沈家書

和釣侶二章

一艇輕棹看晚濤接籬拋下漁春膠相逢便倚垂葭
泊更唱菱歌擘蟹螯

雨後沙壘古岸崩真梁移入亂雲層歸時月墮汀洲
晴認得妻兒結網燈

和寄同年常校書

蕭古風烟滿故鄉才獲詩妙無餘可寄與
客便是江南地里書

和初冬偶作

桐下空階疊綠錢貂裘初綻擁高眠小爐低幌還遮
掩酒滴灰香似去年

和醉中寄一壺并一絕

酒痕衣上雜葢苔猷憶紅螺一兩盃正被遠籬荒菊
笑日斜還有白衣來

和再韻

階下鷺禽啄嫩苔野人方倒病中盃寒蔬賣却還沽

吃可有金貂換得來

和重玄寺遊矮檜

可憐烟刺是青螺如到瘦林誤禮多更憶早秋登北
固海門蒼翠出晴波

醉中戲贈龍裴美

南北風流舊不同儻然今日若相通病來猶伴金盃
滿飲得人呼小褚公

潤卿遺青餽飯

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食自笑鏡中無骨
錄可能飛上紫雲端

文選招潤卿博士辭以道侶將至一絕寄之

樓閣何時下鶴翎方腫如水腦華清不過博達揚君
夢從許入問小兆聽

再招

遙知道侶談玄次又是文友聚事時雖是寒輕雲重
日也留花簾待徐攜

齊梁怨別

寥寥缺月看將落簷外霜華染羅幕不知蘭棹到何
山應倚相思樹邊泊

翫金雞鷓鴣戲贈龍裴美

曾向溪邊泊暮雲至今猶憶浪花羣不知鑿羽颯香
霧堪與鴛鴦覺後聞

閒居雜題五首以題十五字雜合

鳴蜩早

閒來倚杖柴門口鳥下深枝啄晚虫周步一池銷半
日十年聽此鬢如蓬

野態真

君如有意耽田里予亦無機向藝然心跡所便唯是
直入閒閒道策先情

招問對

茅山園靜憐絃水公幹詞清詠華明月上風微蕭灑
甚斗醪何惜置盈樽

飲巖泉

已甘茅洞三君食欠買桐江一朵山巖子瀨高秋浪
白水禽飛盡釣舟還

當軒鶴

自笑與人乖好尚田家山客共柴車千時未似接靈
雀鳥道閒携相爾書

藥名雜合夏日即事三首

乘屐着來絃砌滑石甕煎得遠泉甘草堂祇待新秋

景天色微涼酒半酣

避暑家須後朴野葛巾筠席更相當歸來又好乘涼
釣藤蔓陰陰暑雨香

窓外曉簾還自卷柏烟蘭露思晴空青箱有意終須
續斷簡遺編一字通

和懷錫山藥名離合二首

鶴伴前溪栽白杏人來陰洞寫枯松蘿深境靜日欲
落石上未眠聞遠鐘

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恠携詩
卷景本是吳吟蕩滌水郎

和懷康門縣名離合二首

雲容覆枕無非白水色侵磯直是藍田種紫芝餐可
壽春來何事戀江南

竹溪深處猿同宿松閣秋來客共登封迎古苔侵石
鹿城中誰解訪山僧

寄穎天台國清寺齊梁體

峯帶樓臺天外立明河色近果莫濕松間石上定僧
寒半夜溪水聲急

和諫議訕先輩霜菊

紫莖芳艷照西風祇怕霜華
叢爭奈病夫難強

飲應須速自名車公

寒食古人名

初寒朗詠徘徊五欲謝玄關早晚開昨日登樓望江
色莫梁鴻鴈幾多來

和臯橋

橫絕春流架斷虹凭欄猶思五噫風今來未必非梁
孟即足無人繼伯通

和襲美悼鶴

鄧都香稻字重思遙想飛魂去未飢爭奈野鴉無數
健黃昏來占舊樓枝

和醉中襲美先起

莫唱艷歌凝翠黛已通仙籍在金閨他時若寄相思
淚紅粉痕應伴紫泥

和酒病偶作

柳疎桐下晚窻明祇有微風為折醒唯欠白絹籠解
散解時人皆素之也洛生聞詠兩三聲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成相滯未容迴月明階下窻紗
薄多少清香透入來

和同潤姊寒夜訪襲美各惜其志韻

醉韻飄飄不可親
掉頭吟側華陽巾
如能跛脚南窓下
便是羲皇世上人

和寒夜文讌潤鄉有期不至

細雨輕飭玉漏終
上清詞句落吟中
招齋一夜懷白霜
外空聞五粒風

移石盆

移得龍泓激灑寒
月輪初下白雲端
無人盡日澄心坐
倒影新臺一兩年

曾看南朝畫國娃
古羅衣上碎明霞
而今莫共金錢闕
買却春風是此花

右石竹花詠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笠澤陸龜蒙字魯均著

七言絕句

和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凍醪初漉嫩如春
輕燂漂漂雜麩塵
得伴方平同一醉
明朝應作縈絳身

圖載上人扶儒書題日本國

九流三歲一時傾
萬軸光凌滂懈聲
從此遺編東去後
却應荒外有諸生

開吟

閒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牕
一夜西風高浪起不教睡夢過寒江

秘色越器

九秋風露越寒開奪得千峯翠色來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愁中散闢遺杯

景陽宮井

古堞烟埋宮井樹陳王吳姬墮象雲
舞波蒼梧萬里雲却不聞將二妃去

江南二首

瘦風船尾香杭熟細雨罾頭赤鯉跳
待得江殮開望

長日斜方動木蘭橈

村邊紫葢花垂次岸上紅梨葉戰初
莫恠烟中重回首酒家青紵一行書

溪思雨中

雨映前山萬絢絲艣聲衝破似鳴機
無端織得愁成段堪作騷人酒病衣

江城夜泊

漏移寒箭丁丁急月掛虛子
西窗明此夜離魂堪射斷更須江笛兩三聲

宮人斜

草着愁烟似不春
晚鶯哀怨問行人
須知一種埋香骨
猶勝昭君作虜塵

送慕容

滿目山川似勢
慕容以當秋鴈
正斜飛金門若
召羊玄保賭取江東太守歸

漢宮詞

招靈閣上霓旌
絕梁柏臺中珠翠
綢一身三十六宮
夜露滴玉盤青桂秋

上清

玉林風露寂寥
清仙妃對月閒
吹簫新篁冷澁
曲未

畫紅拂雲枝樓鳳驚

秋荷

蒲葦承露有佳色
芙蓉束烟如劾顰
盈盈一水不得
度冷翠遺香愁向人

有別二首

且將絲線繫蘭舟
醉下烟汀減去愁
江上有樓君莫
上落花隨浪正東流
池上已看鶯舌
點雲間應即鴈翰
開唯愁別後當風
去萬樹將秋入恨來

病中曉思

月墮霜西竹井寒
轆轤絲凍下瓶難
筮人病久渾成渴
愁見龍書一鼎乾

送友之湖上

故人溪上有漁舟
竿倚風蘋夜不收
欲寄一函聊問訊
洪喬寧作置書郵

寒日逢僧

瘦脰高寒耗麋輕
野塘風勁錫環鳴
如何不向深山里
裏坐擁閒雲過一生

冬柳

柳汀斜對野人窓
零落衰條倚曉鏡
江正是霜風亂折

寒鴉驚起一雙雙

寄友

敬亭寒夜溪聲裏
同聽先生講太玄
上得雲梯不回首
釣竿猶在五湖邊

島樹

波濤漱若盤根淺
風雨飄多著葉遲
迥出孤烟殘照裏
鷺鷥鸞鴛相對立高枝

頭陀僧

萬峯圍繞一峯深
向此長脩苦行心
自掃雪中歸鹿跡
天明恐被獵人尋

晚渡

半波風雨半波晴
漢曲飄秋野調清
各樣蓮船逗村
去笠簷蓑袂有殘香

贈老僧二首

枯貌自同霜裏木
餘生唯指佛前燈
少時寫得坐禪
影今見問人何處僧

自有家山供衲線
不離溪曲取菴茅
舊曾聞說林中
鳥定後長來頂上巢

憶山泉

一夜寒聲來夢裏
平明看殺到
遺心期盛夏重過

此耽却荷衣石上眠

白芙蓉

澹然相對却成勞
月染風裁箇箇高
似說玉皇親謫
墮至今猶着水霜袍

巖光釣臺

片帆竿外揖清風
石上雲孤萬古中
不是狂奴為故
態冲華爭得黑頭公

讀陳拾遺集

蓬頭何時与恨平
蜀江衣帶蜀山輕
尋聞士象黃
祖自是無人祭
禰衡

吳宮懷古

香徑長洲盡棘叢
奢雲艷雨抵悲風
吳王事事須亡國
未必西施勝六宮

送琴客之建康

蕙風杉露共泠泠
三峽寒泉漱玉清
君到南朝訪遺事
柳家雙鎖舊知名

閨怨

白玲行人又遠遊
日斜空上映花樓
愁絲墮絮相逢著
絆惹春風卒未休

丁香

江上悠悠人不問
十年雲外醉中身
殷勤解却丁香結
縱放繁枝散誕春

種蒲

杜若溪邊手自移
旋抽烟劍碧參差
何時織得孤帆去
懸向秋風訪所思

范蠡

平吳專越禍胎深
豈是功成有去心
白賤不知嫌鳥喙
歸來猶自鑄良金

山僧二首

山蘚幾重生
草履澗泉長
自滿銅瓶時
將如意敲眠

虎遣向林間坐聽經
一夏不離蒼島上秋來頻話石城南
思歸瀑布聲前坐却把招枝拂舊簷

上雲樂

青絲作笮桂為船白兔搗藥暇暮九便浮天漢泊星
渚回首笑君冬露盤

眠

一簾臨窻薜葉秋小簾風蕩半離鉤
竟清雨急夢難到身在五湖波上頭

行

尋人直到月塢北竟鶴便過雲
半由只今猶有跡野調但繞莓苔
風雨畦

倚

橘下癡情看染巾竹邊留客露
搖身倚烟垂手盡日五憶得山中
無事人

吟

憶山搖膝石上晚懷古掉頭溪畔涼
有時得句一聲藪鷓鴣起鷺鷥和夕陽

食

白午空齋帶睡痕水蔬山藥薦盤飧
林鳥信象無機

事長到而今下石盆

坐

獨避蟬聲乘隙地忽隨鴻影入遼天閒僧不會寂寞
意道學西方人坐禪

新沙

渤海聲中漲小隱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有路教人
到應六年年稅紫芝

鄴宮詞二首

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蕙炷深官房可知遺令非前
事劫有餘薰在綉囊

花飛蝶駭不愁入水殿雲廊別置春曉日靚粧平騎
女白櫻蕊下紫綸巾

古別

僊人左手把長箭欲射日烏烏不樓柯事離情長明
發一心唯恨汝南雞

高道士

篆眉道士風骨峻手把玉皇書一通東遊借得參高
鯉騎入蓬萊清淺中

蔬食

孔融不要留殘膾庾悅無端恠子鷺香稻熟來秋菜

嫩伴僧食了聽云何

寄遠

縹梨花謝鶯口吃黃犢少年牛未歸畫扇紅絃相掉
映獨看斜月下簾衣

山中僧

手闔一室翠微裏日暮白雲樓半間白雲朝出天際
去若比老僧猶未閒

洞宮秋

濃霜打葉落地聲南溪石泉細泠泠洞宮寂寞人不
寐坐見月生雲母屏

連昌宮詞二首

門

金鋪零落數鏤空斜掩雙扉細草中日暮鳥歸宮樹
綠不聞鴉軋閉春風

階

草沒苔封疊翠斜墜紅千葉擁殘霞年年真為秋霖
苦滴陷青珉隱起花

懷宛陵舊遊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眺青山李白樓唯有日斜溪上
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招石曉景圖

霜骨雲根慘澹愁
宿烟封着未全收
將題與說文通
後寫得招江岸上秋

釣車

小輪輕線妙無雙
曾伴幽人酒一缸
洛客見時如有
問輟烟街雨過桐江

灑酒中

靖節高風不可攀
此巾猶憶凍醪間
偏宜雪夜山中
戴認取時情與醉顏

華陽巾

蓮花峯下得往名
雲褐相兼上鶴翎
須是古壇秋露
後靜焚香炷禮寒星

方響

擊霜寒玉亂丁丁
花底秋風拂坐生
玉母間看漢天
子滿倚蘭殿珮環聲

白鷺

雪然飛下立蒼苔
應伴江鷗拒豕來
見欲扁舟搖蕩
去倩君先作水雲媒

溪行

曉天寒雨上灘時
他已揚舠豕尚遲
自是檣低帆幅

少溪風終不兩般吹

太湖叟

細 輕船買石歸酒痕狼籍編苔衣攻車戰艦擊如
織不肯回頭問是非

答友

荆卿雄骨化為塵燕市應無共飲人
餘脫鶉鷄來換酒五湖賒與一年春

偶作

酒信巧為縲病緒花香長作嫁愁媒
也知愁病堪回避爭柰流鶯喚起來

春思二首

竹外夢烟愁漠漠短翅啼禽飛魄
魄此時憶着千里人獨坐支頤看
花落

江南酒熟清明天高高綠旂當風
懸誰家無事少年子滿面落花猶
醉眠

訪僧不遇

棹倚東林欲問禪遠公飛錫未應
還家在弟子相看笑何事空門亦有
閑

謝山泉

泱泱春泉出洞霞石壘封寄野人家
草堂盡日留僧

坐自向前溪摘茗芽

洞庭夕

月午山空桂花落華陽道士雲衣薄石壇香散步靈
声杉雲清冷滴栖鶴

峽客行

萬仞峯排千劍束孤舟夜繫峰頭宿靈溪雪壞蜀江
傾瀼瀼朝來大如屋

江邊

江邊日晚潮烟上樹裏鴉鴉桔槔響無因得似灌園
翁十畝春蔬一藝杖

簾

枕映疎客晚向敲秋烟脉脉雨微微通風障燕尋常
事不學人前當妓秋

開元雜題七首

玉龍子

何代奇工張玉英細髻纖眉盡雕成烟乾霧悄君子
苦風雨長隨一擲声

照夜白

雪蚪輕駿步如飛一練騰光透月旗應笑穆王拋萬
乘踏風鞭露向瑶池

舞馬

月窟龍孫四百蹄
踏塵輕步應金鞞
曲終似要君王
寵回望紅樓不敢嘶

雜伎

拜象馴犀角
觝豪犀九霜
劍出花高六
官爭近乘興
望珠翠三五擁
楛袍

雪衣女

嫩紅鈎曲雪花橫
月殿樓時片影
後自說夜來香
惡夢持金偈
玉欄干

繡嶺官

繡嶺花殘翠倚空
碧窓瑤砌看
行宮開乘小
駟環陰
下時舉金鞭
半袖風

湯泉

煖殿流湯數十間
玉梁香細浪回環
上皇初解雲衣
浴珠棹時敲
瑟瑟山

荆溪早景題杜秀才水亭

曉和風露主晴烟
祇恐腥鳧澗洞天
雲肆有龍君若
買便敲初日鑄金錢

翠碧

紅襟翠翰兩參差
徑拂烟華上細枝
春水漸生魚易

得莫辭風雨坐多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著

雜體

水國

水國不堪旱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茨少敢言魚蟹肥
豕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謝梁覽以是乾苗結子
疎罽時祇得藜羹糝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晚愁因錨轆轉驚起渡樓鳥
獨立傍銀床碧梧風嫋嫋

門前祭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暮宿
何必日中還曲塗荆棘間

彼農四言二首

世路巖險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穢存厥初藁焉而席
茨焉而居首亂如蒸形枯若晒大耋既始童子未齧
藉以負以載惡孽惡鉏黍稷聖道我耽古書小倦於
學時遊汝廬有飯一盛莫置莫棄有縑一緆不縻不
祛以謂飢寒汝何道歟

又

禹貢朕田上下合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正西成
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遭其豐凶聚歛無二
退輸弗共進新弗視鏡于旻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
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嫉悍吏

曉起即事因成迴文寄龍表美

平波落月吟閒景暗幌浮烟思起人清露曉垂花謝
半遠風微動蕙抽新城上霞樵童小石藪今來宿
鷺馴晴寺野尋同去好古碑書字細書勾

回文

靜烟臨碧樹殘雪竹梢橫冷天侵極戍寒月對行舟

奉酬吉甫見寄

招靈夏加平陰黑別是江南烟靄國頑雲猛雨更相
欺声似唬唬色如墨茅茨衰爛簷生虫夜夜化為螢
火飛螢飛漸多屋漸薄一注愁霖當面落愁霖愁霖
雨何錯減頂於余矣兩作既不能賦似陳思王又不
能詩似謝康樂陳有愁霖詩謝有愁霖詩昔年嘗過杜子美亦得高
歌破中依慣曾攬大筆多為豪才情也如此高揖
楚客詞未已披文忽自皮夫子哀絃怨柱合為吟惋
家窮樓遠難東初悲濕翼何由起末歎
其如玉女正投壺笑電霏一作天喜象本曾與一棧

天中天耳

去田平生爾傲空渙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
兜底天去歲王師東下急輸兵粟盡民相泣伊余不
戰不耕人敢怨悉黎無糝粒不然受性圓如規千安
萬態分毫釐唾壺虎子盡能執舐痔折枝無所辭有
頭強方心強直撐柱頹風不量力自愛垂名野史中
寧論抱困荒城側唯君浩歎非庸人分衣輟飲來相
親橫賦木榻忘華薦對食露葵輕八珍欲窮玄鳳未
白欲懷仙鯨尚隔不如驅入醉鄉中只恐醉鄉田地
窄

夏日閒居作四声詩寄龍裴美

平声

荒池菰蒲深間堦莓苔平江邊松篁多人家簷櫳清
為書凌遺編調絃奏新聲求懽雖殊途探絃聊怡情

平上声

朝烟漲樓臺晚雨染島嶼演童騫狂歌艇子喜野語
山容堪停杯柳影好隱暑年華如飛鴻斗酒幸且舉

平去声

新開書簡徧自種蕙未遍書籤風搖聞釣榭霧破見
耕耘開之資爾詠性寂復希夷全天真詎要問貴賤

平入声

端居愁無涯一夕髮欲白因為書章吟忽憶鴈背寒
手披丹臺文脚著赤土葛如蒙清音訓若渴吸月液
酬苦雨四声重寄三十二句

平声

絳樓眠疎窓豪居憑高樓浮漚鷺跳丸寒声思重裘
冰箭垂文竿巢邊燈輕舟雖無東臯田還生魚子憂

平上声

層雲愁天低夕雨倚檻冷絲禽歲荷香錦鯉逸鳥影
心將時人乘道与隱者靜桐陰無深泉所以遲短綆

平去声

烏蟾俱沈光晝夜恨晴度何當乘雲謁面見上帝想
臣言陰靈欺詔用刻劔付迴車誅羣盜自報萬類於

平入声

危簷仍空塔十日滴不歇青莎看成祥白菊即欲沒
吳王黃金樽越妾挾玉瑟當時雖愁霖上若惜落月

疊韻度声二首

疊韻山中吟

瓊英輕明生石脉瀟灑碧玄鈿仙榻憐白幘客上情

度声溪上思

溪空水客雲木密不隕雨迴漁隱映閒安問誰鴉鱗

疊韻吳宮詞二首

霄愉吳都

眷戀便殿宴遠巡新春人轉面見戰箭

又

紅櫂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盈城弃置遂至地

惜花

人壽期滿百花開唯一春其間風雨至旦夕旋為塵
若使花解愁愁於看花人

和胥口郎事方言二首

雨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
挂處搖搖白蔣知秋露裏青楓歛暮烟饒莫問吳趨

行樂酒旗竿倚河橋

又

把釣絲隨浪遠采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凡斜
雨細相逢斷岸沈漁罟畧約畧二音 真細也隣村送客艚舫
即是清霜刮野乘間莫厭來重

聯句

寒夜

靜境掛神凝寒華射林缺鶴清知思緒斷塵覺心源
澈相高唱曼金奏朗詠鏗玉節龜豈思方沈寔君詞
復凄切如冰聞風篁上擲落殘凍雪龜寐爾萬籟清

寒諸竊滅休西窓客無夢南浦波應結龜河光正
如劍月魄方似缺休短燼不禁挑冷毫看欲折龜何
夕重相期濁醪還為設休

開元寺樓看雨

海上風雨來掀轟雜飛電登樓一凭檻滿眼蛟龍戰
龜頭吏造化慘倏忽堪與變萬戶響戈鉞千家披組
練休羣飛拋輪石雜下攻城箭點急似摧胸行斜如
中面龜細灑竟空冷橫飄目餘眩垂簷珂珮喧擗瓦
珠璣濺相無言九陔遠瞬息馳鳧遍密雲正垂緼微
時又懸綫龜寫作玉界破吹為羽林旋翻傷列缺勞

却怕豐隆倦如遙瞻山露色漸覺雲成片遠樹欲鳴
蟬深簷尚歲燕聽殘雷隱轉盡反照依微見天光
似磨湖彩熟於練如疎帆遠前渚晚磬分涼殿接思
強揮毫窺詞幾焚硯龜估栗烏皮几輕明白羽扇畢
景好踈吟餘涼可清宴如君携下高登僧引還深院
較鮮淨鋪筵低栢濕垂鬚龜齋明不虛豁林霽逾葱
菁早晚重登臨欲去多離戀休日

北禪院避暑

院昔為戴顓宅後
司勳住即中居之

歎蒸何處避來入戴顓宅逍遙脫單絛放曠拋輕策
祀檉林下風榭仲澗中石如殘蟬烟外響野鶴沙中

跡到此煩襟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

錫龜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絲隨竹選勝鋪

菴席負蛭上紫芝蝶祀綠青壁如心是玉蓮徒耳為

金磬敵吾宗昔高高志在羲皇易豈獨斷常編幾將

刻鐵擿魏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貯

衡論今昔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如既起謝儒玄

之翻商羽翼封章帷帳遍夢寐江湖白擺落函谷塵

高歌華陽憤龜詔去雲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平公

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芒際索如釋子問池

塘門人廢幽堪悲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

詩空懷康樂履龜高名不可效勝境徒堪惜墨沼轉
踈蕪玄齋踰閒寂遲遲不能去涼颺滿杉柏日日下
洲島清烟生必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与
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龜

寂上人院

癯床空默坐清景不知斜暗數菩提子閒看薜荔花
相有情唯墨客無語是禪家背日聊依桂嘗泉欲試
茶龜石形躡玉虎池影閃金地經筍安巖匿餅囊桂
樹極和傳滄海外龕寄白雲涯竹色寒凌箔燈光
靜隔紗龜迹幽翻小品逐勝講南華彩融黃露蓮

還張送鶴繁露曲微勾白雲顏魏節葵難聽竹從容

只話山如理窮傾秘歲論折玄關齋鄰酒分中綠

巴陵壁竅殿魏清言聞後醒強韻壓來艱休犀柄常

風揖瓊枝向月攀張松吟方察察泉夢憶潺潺魏一

會文 卓昭明不可刪知

報恩寺南池時擿秀才同作

古岸涵碧落魏靈軒明素波坐來魚陣變和吟久菊

多秋草分枝露滿危橋下竹坡遠峯青髻並魏

尋和趙論寒仍講知支研癖去過齋心曾養鶴

起高揮翰好邀南鸞裴倚石收奇藥魏臨溪藉

南峯院即故相裴公書額

淺莎桂花晴似拭
相荷鏡曉如磨翠
出牛頭聳
深馬跡
敝石上有支傘
款從野醉
龜中側
任田歌
死頭招
影矮如般
綳檜棹
炷香飛
僧印火起
泉急使
鑿珂美
鈿真堪
怙龜尊
絲上好
拖幾時
無一事
如相伴
着烟
羅起

夜會問答十首

寒夜清日休問簾外
迢迢屋斗明
必有蕭門洞
中客吟
為紫鳳呼鳳聲時華陽唐文
櫻木杯龜蒙詞杉
贊楠
瀟刺得來
莫怪家入
呼遙笑渠
心祇愛黃金壘

落霞琴謝林問寥寥山水
揚清音
玉皇仙
馭碧雲
遠空
使和風
終日吟

蓮花燭張翥詞亭亭嫩
葉生紅玉
不知含淚
怨何人
欲問無由
得心曲

金火障日休問紅數飛
來射羅幌
夜來斜展
掩深爐
半睡芙蓉
香蕩漾

憶山月龜蒙問前溪
後溪清
復絕
看者又及
桂花時
空子規啼
露血

錦鯨薦張翥詞碧香
紅膩承
君宴幾
度間眠
却覺來
彩鱗飛
出雲濤面

懷溪雲 日休問

漠漠閒籠鷗鷺羣有時日暮碧將合還

被漢舟來觸

霜中笛 曉曉

落梅一曲瑤華滿不知奇女是何人三

奏未終頭已白

月下橋 日休問

風外拂殘衰柳條倚闌干處獨自立

翰何人吹玉簫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著

賦

春寒

宋玉雲夢侍從賦成酒闌君王慘愴顧曰春寒玉少

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後庭女子

克溢洪波浮其空幽怨積其中不得雨不得風

風橫雨斜天地漠漠寒之中人有異於嚴冬其來也

低迷其狀也惆悵理難辯而詞作色雖莊而意蕩麗

以薰鑪留連編帳相逢置酒則少避醜顏獨自登樓

則徧凌遠望臨窓戶遠池塘綠輕畏逼花怯愁當遊
蜂為之絕跡好鳥為之深藏齋紈失色越紫騰光掩
抑兮幽襟更遠連牽子別緒彌長芳神失或陰御爭
強朝耕犢戰暮箔蚕僵民病如此君何勿傷囊王於
是下席稱謝撤燕戲省嬪嬙以黃金為玉璽然後返
駕於高唐

後風并序

余讀玉溪生風賦有就顏避趾之歎似未知虱賦
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常德小又過時

必變顏色弃瘖逐腴乃虱之賊

杞菊并序

天隨子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
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採擷之以供左右盃案
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拾
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
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閤不出率空腸
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素幾年
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退而作杞
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包寒互綠或穎或茗烟披雨沐象衣敗綈
我飲晚粟羞慙齒牙為且梁肉憂延駢羅其生寔多
爾杞未棘爾菊未蒨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茗并序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置苔之狀則有之懲勸之道
則未聞也如此則杞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為之以
嗣其声云

天地閉風雨積門徑秋毒苔植離方抱圓黑紫疊碧
始分封於危亭之下終絡地於荒畦之側侵竹塢而
繼古蘭疇而盈尺麗色何似嘉名孰為高有瓦栢

早有澤葵散巖竇者石髮補空田者垣不在屋曰昔
邪在藥曰陟釐結質 綠錢之美香聞艾納之奇或

潭徒食或薤或薤或薤或薤諒含姿而是類斯感物以

隨時則有衛霍天如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
勝築壁替塗樹階綠城玉牀丹微之象盡張蒼梧之

翠秀謂爵祿不必仁守英髦可以力服行叶四函身
苗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顛覆斯甚也然婕妤之簪迨

晚漏青封廷尉之門經秋更綠彼失寵以已家者鮮
不慟哭則有林塘疎薄衝沁蕭條茅茨上古机格已各

南朝畫偃則書淫畫聖補題則婦餉兒樵溝通壞壘

路隔危橋雨霽而更駭馬沫聚霜乾則鶴刷翎飄浪求
名而燧屈靈卜命而龜焦窓欹瘦枕樹掛風飄山無
價買隱有詞招斯苦也周內史宿酒壺邊烟波思起
屈大夫搗衣砧上黛點情饒彼遺形而放老若能無
獨謠謠曰苔之生子自若人有哀子有樂哀者貴子
樂者賤貴者危子賤者宴噫哀樂子何時止貴賤猶
環子而後已

蠶并序

荀卿子有蚕賦揚泉之為之皆言蚕有功於世不
序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然

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茲麻績纒
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蚕之生繭厚絲美
機杼經緯龍鳶葩卉官誕益蠶盡取後已嗚呼既秦
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凍死

自憐并序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醫甚庸而氣益盛藥非
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杵未嘗不解衣輟食
而後致也其為窮且否亦已至矣聖人云五福六
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曰憂既貧且

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人既傷矣能不
奪壽乎是不蒙五福徧被六極者也誰其怜之作

自怜賦

噫天地兮何德以生予付遂古之道兮惠而行諸聖
人耕吾亦耕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過于是聖人
達曾不依於既不獲築說莘伊委身而理天下又不
及箕叟穎許散髮而類鶉居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
於林廬謂之積兮繁其疏搜羅以虛謂之朽兮輔其
儲涵潢乃瀦旁無垠兮上無初退不足兮進有餘先
寒束縮後煥敷舒首蓬鬆以半散支棘瘠而枯踈中

躁兮

外撓兮冠帶之狙凌競兮上坂之馬

帖捨兮橫沙之魚行則左人而右杖卧則夕擁而晨
祛肩忘者即席奮擊責功者越月紆徐妾寧忘起憤
亦懷懼天難致問道竟何如孟子之言得矣盡信不
如無書雖武成取其三二策而已又烏知是歟非歟
皋繇詹師曠瞽子則視瞻而言語却子跛行父禿子
則趨蹌而擲沐幸固陋而或全豈幸離乎素躅敢諫
鼓不陳進善旌不濞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丞
相府不開平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相
苟吾君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由施械而

去繫傳云垂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未繙井
羸其辮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抱影以
中泣一蠲在木兮柯瘍葉痿寒暑三病兮吾寧禦哀
服猛鷲兮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禹兮張孔姬吾其
庶幾託斯文之赴想冀君子之攸宜苟家龔在塞之
弗寤老死空山兮已而

田舍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靡以蘧篠篋籬樵微
方竇虛疎簷卑欹而立偃僂戶逼側而行趨趨蝸旋
頂隆龜柝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左有牛樓右有

子澌然而吁復自諫曰祿以代耕如魚祿歟無祿無
耕爲工商歟有沮溺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
以仕易工乎有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
無說焉蓋仕不愧祿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已使農工
之泊商民弃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
之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國
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噐人闕有無之裕莫不由
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勝剝喪之苦轉徙盜聚而充
熾焉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道之將提新書抱野史上

千天子之有司如怒畫之跳梁於風雨自謂登乎龍
籍不其遠而遠而有牛角角有田棊棋不值歲惡未
嘗孔飢今則陽亢而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獲夫弟
夷饘於是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儉者
茅茨勞者并眦顧余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舉
舜之德母惟汝諧者授禹之辭不舉不授雖聖胡為
乃繼而為詩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爾溝塍利
我錢鏹即以卒歲更俟東作

求志并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春

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慾以為志余之生也百無一

厚者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師道之不存安能盡

識乎疑義樂夫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苦難得郊趙疏

鑿之與損益然後知微旨之可求乃展膺而誦之見

聖人之遠敵長風廓其群翳赫日臨乎大幽又似車

堅馬良善御者涉乎康莊高駟巨舟工泛者順其安

流如急之就貫如薊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

區分於九疇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

齊侯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清公墓以淹廢逐墮私

城而防僭亂用千載之遺法發一辭而可判况先生
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岸雖驚昧而不開亦愚之而過
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沒身而已矣吾謂斯
言之不誕

柳李花 軋符三年作

試問花翁得柳李之春叢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露
澗雨迥灑岩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低艷承画閣而
暹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歌危繁
梢裝積一枝工能萬其膚華一夢中自參其丹白且
飛以天而舜以華為藥為贈子芙蓉可嘉誰為剪細

綺碎明霞鳳葆璉瓊於水雲空海峯
庭楹徐飄藥氣落幽閣怨別之
初侍東陵聖母冶態媽妍迨辭北
嗟其結萋苔之地抱林麓之姿
言而見欺香憐墜少帶戀飄暹當
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傳莫信長安
輕華兒

一 微涼 戊戌七月作

椒梧既謝越楸屈原增傷菱先鴈敗柳徇蟬荒日落
深宮十四等皆為麗絕雲愁大澤九百里盡歆飛揚
暑退未退宵長未長傍寶階一作曲以尋冷當綺疏而

薦香飄个拂个悄个悵个省團扇以搖清泥瑤琴而
泛雅石穩將卧筇輕欵把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
之謝傳感柏伊哀箏無端涕下單栖悟早共賞情多
應從遠壑定降明河病樹一枝度日空懷越奏輕帆
十幅乘秋好唱湘歌殷浩休談揚弘自舞粉初漬而
題媚塵適消而盡古正在安榴館裏寂寞饒潘輒登
酸棗臺時淒涼付庾潛生翠被暗着金樓銖銖減癖
斜斛量愁草玄者逐貧無暇梯附者結客而游暮雨
陵邊有魏主常聞之樂夕陽池上有蔡姬曾蕩之舟
恨鎖踈烟衫披遠水露桂方澹風篁或倚鄂侯之餘

冷猶在江令之宿醒初起道氣全衰離情遍駛許王
斧神超碧落仰接應難成花者恣別青宮追傷未已

中酒

書編百氏病載千名將有賓於九九詠無敵於餘醒
窓間落月枕上殘更意欲問而無問夢將成而不成
心悄个目眩个愛靜中而人且語愁曙後而雞已鳴
才遭輾轉適別恩情屈大夫之獨醒應難共語阮校
尉之連醉不可同行氣縷支綿神離色沮前歡已誓
於拋擲往事空經乎思慮有馘卓擒靈與伶之伍我
願先登有殛狄放杜之君臣能執御幸疑當拔酒樹

平翹封培仲搯碎堯鐘先刊羨祿次削真龍編虎
鬚者寧教畔去持蟹蟹者不要相逢欲倚還眠將詞
又默深窮寂寞之境別有凄涼之域黃昏細雨迷途
而不到長亭白晝驚華失意而初悔故國肯枕求穩
牽幃就黑愁應早子今與渴是相如傳傳感物逾嗟
懷仁又惻謝月鏡夫王清去去不之風派杜蘭香別
張頌來來更無消息冠綬不御杯棹空陳徒穢鷺
之髀漫費腥牛之唇牛心表異熊掌緝珍剪雲夢豈
對採泮官芹周子之菘向晚庾郎之蕤初春加以歐
川桂蠹頽谷拾人雖馳心於萬品且忘味於茲辰莫

話三年誰云五斗從齊奴車騎如水任阿窳風姿似
柳仙莫得而媒艷何能而有麟毫簾近遮雲母不足
驕心琥珀釧將還玉兒未能迴首或乃強迎賓友力
答牋書落魄不啻厭伊有餘襜褕猶嬾整解散固慵
梳卞士蔚專諷蝦蟇誠堪竊笑莊周子化為蝴蝶實
是憑虛客曰雖鯖鮓能珍微風可折豈比夫梅花竹
葉之味鄜水之清中山之碧必能醺骨醜顏潛消暗
釋况前覆乃後車之警獨行為衆人之僻不然吾將
受教於聖賢敢忘歡伯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賦

幽居并序

陸子居全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闔關不通人事
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
屈原有之矣曰間居則潘岳有之矣郊居則沈約
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爲低下之居乃作幽居
賦其序云

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

戴癭御宿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游之歎初張蓬
矢嘗逞志於四方末佩

敢違仁於一旦雖家

夙未泯而世德全衰門等韋平材兼魏邴激清芬
而鎮俗追雅望於圖形苟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為
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誥一篇炳若星辰煥乎竹
帛俯觀圖謀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
酒保幾欲沈淪故栗空桑屢瞻摧折劉起劉毅俱
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坯而
遁聊倚樹而登師道氣於龜腸扣兵鈐於魚腹窮
年學劍不遇白猿隔日伏店未逢黃鶴止則葭塘

丈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執於碁梓叔夜還賦
於鍛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枯曰推墨別為三

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

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微探相範之
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自然復為之聰明差

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惟闔蟻力止戲蟬

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鷓鴣所樂退惟衡泌切

必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產

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

含宗王常苦出於荆蠻蕭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

揚德祖家惟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列薑辛繁
欽蕙碧精安有稻名半夏葉號恒春長榆亦降星
脩竹乃生雲母潘岳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庚信園
中亦話棗酸梨酢且故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
攸同聖賢何遠武仲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
欲無言回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
五噫始作賃舂之客况布縮綸帽尚足朝昏羽扇
貂裘猶堪寒暑得以書抽虎僕射用牛蠅自理茶
租間披釣褐經擗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略
點八十處下問得犁塗之義涂聽聞想怒之詩既

已逢原遂成擣翰非因授簡初挂是鞭不能粉飾
大猷且用玄黃稗說貽於好事希從得音而傳責
以壯夫甘受子雲之笑賦云

秦伯勾吳通侯舊里地接虎丘門臨鶴市比顏巷兮
非陋方賜墟兮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以仁行莊
生乃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余何謝焉欲神
游於浩氣法天隱於遺編魯仲孫衣止七升之布樂
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容憂貧惟可贊真心而始
務藏疾卷舌而誰能擊脣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
營於馬磨噫秦時亡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

王佐吾焉用此僕病未能藝合歡求解表之力餌陟
釐明攻冷之懲悲少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
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獻事近出於松陵亦慕倫挑
還怜管艾艾何悲尺蠖之屈未損丈夫之志投簪隱
几聊思夷甫談玄搦札彈毫聊效文通奏記夫靜者
躁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多士退宜追乎逸人
頌厥土之三壤託高風之四鄰纔祛燥濕稍遠囂塵
以日繫時且復窮於魯史穿池種樹正欲類於齊民
室乏崇壇墉非縮板因坎窞以為泚謝蒙寵而表限
孟介無是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牀鹿幘訝將

隱兮何遲據飯菁羹笑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耕有白鳳之才乃先為賁客有雕龍之辯然
後為狂生雄自投而幾死補流慟而將行外墜方施
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謾旣勝韓非徒恃其從橫况復
支離壹鬱厄陋蹇吃才甚微而寡文體素羸而多疾
陰鏗藥鈿披曉幌以皆來徐酌酒鎗擁寒爐而必出
自然忘物我混窮通將大宗師理叶與 真宰情同
優游塞馬脫落冥鴻竊慕王晞眷戀於芳辰美景深
符謝眺留連於明月清風得不令碕岸而飾荒臺輟
金錢而買佳樹尊綠兮欲流千里草帶兮初圓十步

顏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座飄香畫是松肪桂蠹
加以籬邊種菊後堂生萱覆林之新桐乍引臨窻之
舊竹猶存花妙過帽柳瑣移門夢去而雲遠絕洞然
歸而水遠孤村過境道遙就魚鳥之性樂開襟散誕
見羲皇之首尊卑准玄泉屢將庭苑憂廢度而將落
懼無文而不遠約管閑窺羊歧忘返搜束昔之亡缺
補陳農之遺道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奇蹤任教子
家聚羣書率多異本可嘗髣髴莫究多毫徒羨玉杯
珠柱上書名下琴名之踰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容朴野不
稱蓬蒿悵殘編之未搆矣雅具之為榮况乎拙平蕪

古木之地壯披褐擁篇之事宜其粹台中箱藤交餅
笥炊糲糲以為食割瓠瓢而作器荷蓀而行援梧而
耒妖寧勝德休占賈沮乘塵醉可全貞但舞王戎如
意具間豁爾此外蕭然姜肱則惟眠一被江革則還
留夾纒望夫子之內墻仍過數仞顧先生之履襪不
營雙穿敢驚時而獨行聊收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志
閑虛搖譚柅夜將半而誰客月每旦而誰評去聲清言
不屈孫劉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或
抽易軸或叩玄端演精微於簡易甘淡泊於危難澄
如土水音測若長竿與去聲牛心者赴敵持麈尾者登

南里先生文集卷五
壇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興公雅韻仲
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相方知習健抗弥天
之道安彼濩落而無容且蕭條而高寄兼耳目以咸
外曷丘園之足貴幸春物之向榮列入姿而見遺陰
者負而陽者勝孰謂兩儀齊者縵而腹者先矣云一
氣貞宰難問洪鈞肯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終使高
煙霞而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剛直上躡景其搜縱
橫兮四海飛揚兮十洲闕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慍傾
谷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龍悲故鄉
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卿在平昌也歎鍾鼎之沈

光勿漁樵而騁力庚桑有道猶居崑崙之類接輿佯
狂亦取杞音櫪之食徐誇下舍陶愛吾廬上法於陵
之畦圃旁兮建業之村墟時牽犍自把渠疏友之
惠施莫解連環之義醫無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
道而或通失其居而或旅才將命兮兮坎窞性與時
兮甘齟齬間泮廣澤願學弋於蒲且弋或作戈終蹈滄溟
更終家於苧嶼夫動以勞吾身靜以沐吾神苟能推
於用捨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窮擔何辭井臼不
求容於側徑何患荆榛音湛音真者朴素之源毀譽者
浮華之轍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號落霞亦被

拈桐之說值聖則幽贊成功逢賢則雅音攸發同於
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嵩工周武迎師於渭邊
有東山北郭之風纔能養素有左車右侯之計未足
圖王嗟浩嘆而哀吟畏蘭彫而蕙歇清樽方澁於瑤
水寶瑟坐凝於華月歸田少摺猶疑斥鷃追飛羽獵
相逢可謂燕菁唐突

採葯并序

葯白芷也香草美人得此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
為賦云

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觀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

詞人則不屈不索說地則非滿非湘奉其榮煙蕪而
動色揮其體靈捷而騰光調畔牢愁子雲於焉華皓
吟哀時命曼情由是摧藏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
繫暮以難駐曷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為送
行陋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如陰晴互出雅豔相迎
隈回鳳喜怨盼鳩驚侍笑者青琴作號顧喟疑者碧
玉為名偷髮積競紫盈目斜河而水怯鬢豐葉而雲
爭簡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
旌焚印難由融怡自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
而命侶誓不為巖阿竹將將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

亭怨處於是故情本掩綉鞋房紅者自破帶縵者誰
教望懷沙之浦詠遺襟之詞烟夕而廢墨猶濕綺斷
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十可恨未必傾城傾
國箇一作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戶蕃薇芳綽約一作
姝味葉而先畫管踈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
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煙冶風條翠護
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上計掾空
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屬一作
邵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空囊情不司手裏簪
裾而霧情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甚綠

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貞疎懼

趨前

一作疎懼

雖陟辭而往想遷延却立終結抱而難

平淚滴堪穿腸迴好繫蟲絲織怨以成段象酒蠲愁

而剗劑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記室之少

婦當壚還應細釐景方駘蕩思已低摧酒瘦於子建

為使花困於靈均作姝何廢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

迴莫與心傷瑤圃從驚鷓鴣弟桂如防膽怯空屏宜

畫魁堆也刺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

扇樣合歡而可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沈沈如逢一有

玉母少兒書還數數

書帶草

彼碧者草云書帶名先儒既沒後代還生有珠非甘
莫共三山芝校無香可媚難將九畹蘭爭叨詞林畔
種在經苑中崇翠影臨波恐被芙蓉見鄙貞姿傍砌
愁為芍藥相輕發葉也一作抽英因天授性紛推圭池
上之宅拂伊蔚門前之徑不省教施異術安得返魂
未嘗輒入明廷何當指佞幾臨寒日幸到青春莎蔭
未傳於漁父蒲葦竊詠於詩人霜亦曾霑潘令偏知
白蘼風常遍起宋生惟道青蘋栽培只倚於賢隣攀
擷長憂乎難戲出慙無用舒還有異當琴操發伯牙

山水之情值濡編動鑿齒陽秋之思教曰求友寧忘
慕義吳娃揖上空羨苔茲魏主惟中惟通蕙氣或乃
蘭焚越徼董茂周原幽搜莫及興詠徒存此則對仲
舉蕭疎之室處子山搖落之園不識深宮豈是曾為
帝女非侵遠道誰言能憶王孫徒愛其歛踈堙披曉
露弱可攬結勻能布護蕭下而不計榮枯漠下而何
干好惡金燈照灼尚驚秦帝之焚粉蝶留連真謂羽
陵之蠹爾乃高推籬菊瑞許階萸我則惟親志士每
聚流螢豈便離蒿萊於隙地希杜若於遙汀儻遇翰
林主人之一顧度長保於青青

秋蟲

敗壁秋立昆蟲夜鳴蔓者角者旁行却行一不知其
詭狀空太息於繁聲俱霑品彙共費生成完陰階而
負固抱枯蘚以圖榮退無力從進不爭名體肖翹而
易動音嗚咽而難平深宮淚逆逆旅蕙驚香殘漏永
月昊樓明謝臨川行樂微陰應侵古調劉越石登陴
坐甯更長餘清脚噴懷護悽嘶徃想縷急如斷絃么
欲怒或自奇而不屈或相先而並妬亦有駭容裁錄
詞人暫賦已矜床下之光輝遽笑草間之霜露悲夫
沈潜移愁屏風願取不宵夢悠々遠趣朱雲及後

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嘆高才不遇

塵尾

謝文靜相靈武王東亭却北府相與叩易論玄驅今
駕古散入神明之蹟中稽道德之祖理窟未窮詞源
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銘於焉
就坐引若潛聽俄而齧缺夙行逍遙義立不足稱異
繆能企及公等盡矚當仁咸云俯拾道材乃攝艾納
而精爽捉犀柄以揮揖天機發而萬目張大壑流而
百川入嗟乎世路崎峇藏訛掩瑕陽矜莊而靜嘿暗
奔競而喧嘩貞襟柴棘奧旨泥沙雖然絕代清談客

置此聊同王謝家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笠澤性龜象字魯望

雜著

叢書序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
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于笠澤之濱敗屋
數間蓋蠹書十餘篋伯男兒繞三尺許長礪毀齒猶
未徧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紙札而
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壹鬱則外揚為
聲音敢請頌賦銘記傳序往不雜發不類不次混而

載之得稱爲業書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非敢露世家
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望澤松江之名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
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
林木率生小櫟樸檉皆薪材直吳之鬻此爲助焉連
延廣袤不一其主爲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
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
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鮫輩十解薪
然後已四時實 沐浴瀚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

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雞之蕪也
軋苻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鵠可
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台而責
之曰吾一夏來播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
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熬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
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
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嘗時江
南之賦已重矣迄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
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
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與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

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
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為偷
乎今子一場龜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
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
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躬兮
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授予廩突晨煖
兮蓬屨一窻有明兮編有古館而安兮一止編是任時
不用兮吾無汝撫

送豆一處士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一其準易法言一晚得

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法
塞而終通子雲軋一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
末屬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一以窮愁
著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已從之受太玄
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
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
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
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
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太宗每歎曰魏
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逮今十八聖

舉其君必曰太宗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
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
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
口率兄第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
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
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
後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
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
弱冠龜蒙幸得參游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歆
冰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

能起一粟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牒
未嘗于求諸侯故沒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
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丞相間宴語幽以試
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址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
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
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
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
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

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群
峯若焚我獨皓然玉巒岩壁潤壑之木不斲百年不
能為其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衆是氣皆壽而不衰
况養生者耶吾南遊天台既將後而老焉予曰夫物
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
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怕寒之地而
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怕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
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怕
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怕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
苟怕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怕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

燠為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
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
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益壽不仁者夭仁
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
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夫不能與之又安能奪
耶信矣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
為時之怪民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
知耻乃從而赫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也子

反以為其說何也散入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
物耳勞乎履載勞乎運行差之畧度寒暑錯亂望斯
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皆有用乎水之散為雨
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澗為澗為潢行土之散封之
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
以為挺斃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
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
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散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

甫里先生

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

大義就中采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所

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

嘗著春秋通倒刻之于石今在剡縣意以是季為已任

而顛倒漢德如館窮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

指斥疵類先生恐疑悞後季乃書據而辨之先生平

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

嘗擊鞞點寬塗抹者紙札相歷投于筐箱中歷年不

能為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

謂已作矣少攻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

不一其體裁始則變轉波濤穿穴險固因鎖惟異破
碎陣敵卒造平濤而後已好潔几格音牖戶現磨
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實于方冊值本即校不
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
精寔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
誤者刊之樂聞人為李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
并揉汗或飛去不返先生戚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
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
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
三十楹有田十萬步音田十有音木不成四十畝有

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無

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蓄積乃躬

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

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別之先生曰堯舜明瘠大

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

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

嗜菘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山在吳興郡粗歲真茶之所十許薄為

醜穢之實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山

撰茶法南陽張文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

石泉無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

水鉅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絮縛置解但不復引滿向口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性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費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權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憂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惰急遇事發作輒不吝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關散扇晨烏未光左右物態森竦強梁天隨子爽賦五可恂慄恍軍庸之我嘗濠然而溝壘然而塔燾然而桂隊然而壘杉巒攢矛蕉探建常搗艾矢束矯蔓絃張鼉合助吹烏分啓行若董進而金止固遺陰而就陽無何雲頽師風肯伯蒼茫慘澹隳危撼割烟蒙上焚雨陣下棘如濠者淫如壘者闕如燾者亞如隊者折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

矢者仆如絃者磔如吹者瘖如行者揚石有髮弓盡
繫木有耳弓咸馘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
敗址咄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
吾為爾羞之南北幾圻盜與五菁方州大都虎節龍
旗瓦解冰碎瓜分豆離谷抵耆老干穿乳見昨字今
燼朝人暮尸萬積一啗千倉一次擾踐邊朔殲傷登
夷制質亡帥披攘城池弓李不利甲無不離克渠歌
尖裂地無疑天有四序秋為司刑少昊負辰親朝百
靈蓆收相臣太白將星可靈可電可風可霆可壑溺
顛陪可夫札迷冥曾忘塵剪自意澄宜皆蜡禮之云

責觸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度凌壞砌撥崇直壯
蕙揭編茅而逞力斷緯蕭而作勢不過約弱敬無我
殘廢替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
辭猶未已色若媿恥於是墮者止偃者起

祝牛宮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
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之辭

四疇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指
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
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

下遠官府耕藉何時飲食得所或寢或卧免風免雨
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迎潮送潮辭 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漑而
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滌濯灌
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
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觀
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迎潮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鷺集兮漁箱

短遠岸沒兮光爛十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
充其細密幽人兮款柴門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
餘澤槁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送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十汀葭蒼兮嶼
蓼枯風騷牢兮愁烟孤大幾望兮微將晦翳睨瀛溶
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十一幅巾兮無纓帆生塵
兮穢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問吳宮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吳宮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差

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得其
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與懷古之思作問晷尋云
彼吳之宮兮之江 卬涯復道盤兮富高且斜波搖踈兮
霧濛箔齒管國兮鴛家鴛之簫兮蛟之琴瑟駢筠參
差兮界絲窰讌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
畢越山叢十兮越溪疾羨人雄劔兮相先後出火姑
蘇兮浩長洲此宮之麗人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
榜晚遠樹枯踈兮愁烟悄眇歎捩愁煙兮問故基天
恐愁煙兮推白鳥

唐甫里先生文集十六卷之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壓乎泥沙菊氣風揚乎
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茫洋于心噎嗚在口稚子
拱而進曰古往泊十人 生實勞或暇或逸以嬉以遨
茲辰甚良足嘯吾曹趨山選臺席餌搏醪既可追乎
災膏亦聊釋半鬱陶齊諧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
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言止於是耳曾不探

乎與古晉數畝之間門常畫闌亭無端倪宛若循環
時孤笑以獨憤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按之與善治
所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憤疾乎舌頰一驥在坂百
驚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况
肆遠目而務周旋者哉陽專與遠假竊名器有土有
人前呵後騎佞古呶呶所向上下雖威介私放蕩侈
多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閑大居壘粉塗朱脊會螭屹
扉環獸鋪輪鮮蹄躡羽翼成徒備若其內絲篋彼妹
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纓弁外飾侮
吝中積簡奔信行附比凶德仁澤乾枯義路墳塞摧

之所憎始厚終斥權之所怜昨罵今惜反堂背西天
遼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國金鑄兵赤子聚盜殺人
無慚罪人何躁造化不象名稱同暴惡頽墻垣不填
堂與生靈幾何過半減耗殘存伶俜輸輓犒勞靈豪
偏頗役使顛倒昏毆吏答不舍重老如此者又欲見
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慘戚在下吾寧忍
欺爾以災眚可道鬱陶可披我中去時病言開怒隨
我感物悴遐瞻述噫是使災眚弥熾鬱陶愈悲惟爾
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視農圃言將
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憤个稚子不樂喘縮而退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眺遠
舒鬱對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缶而白忤
之能為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
曰生而白者犬雞馬牛而已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
兔鹿烏雀鷺雉龜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
耗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
而鱗毫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以聖賢存乎上德
光被于下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
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蛇

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恠者必曰自然多穴老墳
竅大木要野吐盤肴醜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管
眩淫巫倚之彈絲瞋日歌舞其妖怛駭其惑考鼓用
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
辟悉爾輩之為已古者鑄鼎象物使知神靈若之姦
吾知之矣况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螫出以時無越昆
蟲之職無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不齊故
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
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擊断裂首尾焉吾誠
不移無易爾為

祭梁鴻墓文 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吊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彼客臯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粲以牽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通乎道之無頗比要難之烈魄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氏之粲亦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王之義者庶五

噫字可作

哀茹筆上文

天與之眩力何絲 耕不能耒漁不能船截筠束惠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鏹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楠在價高下缺齧又互尚不能捨旬濡對鋒月禿一把編如螭蟲擊女加反說汝實助也我書奇渾去聲也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漉鈍鉉緝軀獄辭圓而不流鉉而不敬在握方染亦茹之為斷輪運斤傳之者諸毫健身殞吾寧不悲一本悲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絕髮根未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
蕭口誦太古滄海詞詞云太古萬萬古其性甚野無
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號曰
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效烏鵲輩豈是有
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孤前道千流隨多方
惱亂元氣死日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
有漁者存照一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
足踈危腐爛解脫止失檢馭無諂虎人間所謂好異
子我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
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我魏所以腰欲散不散瓌

陸蹤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敬語散空谷應笑昔

容披衣散單履便食散酸醎宜書散渾真草酒散甘
醇醪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履禽散虛
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
與天子尊隍俾靜則守乘柘亂則逃妻兒金鑣貝帶
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善將負恩澤號令鐵
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
悉出羽林仗續晝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
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
必然大段勇克逆須召勁勇扶君麾四方賊壘猶占

地死者暴骨生寒飢婦未輒擬荷鋤笠諾吏已貴相
錢邊興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祗今利口
且其歛何暇免首哀惻嫠均荒補敗豈無術亦在方
冊撐頽臘冰霜襤褸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
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義皇懷官家未議活蒼生拜
湯江湖散人號

五歌并序

古者欲發言持不我歌且語傳曰勞者要歌其事吾
言之拙歟不足辨歌且語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
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岸隣肩抵尾作隈
依橫去斜奔忽分散荒坡斷壑無端入背上時時孤
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煙火微茫濕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雛巢吞啄即一
例存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背銳普皮切瓜戟勁立直
者擊搏挽裂圖擅腥如此等色恣豪橫聳身往往凌
青冥為人羅絆取材力常韞彩綬懸金鈴三驅不以
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

智行天刑歸問
翰散兩自遂意思
不受人丁
今朝
權倚寒江汀春
鉏翡翠
赤鳩鵲
孤翹側
睨瞥
滅沒未
是即宵馴
簷楹
婦女衣襟
便佞舌
始得金籠
日提挈
精神卓犖
背人飛
令抱
兼葭宿煙
月我與
時情
大乖
刺抵是江禽
有毛髮
殷勤謝汝
莫相猜
歸來長短
同群活

丁急君歌并序

隱居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莊
周書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
懋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十竹不可適到其下
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
泓懋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聞
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中僕丁笑而不
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午歲歲十四年矣
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熟至今齒髮不衰氣
力益壯疏繁導蒙灌溉剗剗皆自執鞭击斤斲輩
斗高望遠不知履平地時作書細字作文紀事皆

有措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
已少睡寡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
未嘗有罷倦之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
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
何物予始嘉其避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悅其治
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
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
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
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遊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

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
竒秀盤繞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
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佳
童雜猿狖余效切去歲猖狂有黃寇官軍解散無人
滿城奔迸翰之間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
文一錢不直虛云今來利作採樵客可以拋身
鹿群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變名氏即日更尋
隱君

紫溪翁歌 并序

紫溪翁過南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其之木其拙深也屋吾容不厚一溪之石其居平
也席吾勞以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
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而賡之曰
採汝之魚兮朝船有鮪採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園
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天歟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
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入
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
相逢喜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

曾流一矢，姦寇懣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譽見雲飛。
水宿各自物，妬侶害群，猶爾為而况，世間有名利外。
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
真可畏。

慶封宅古井行 并序

春秋左氏傳云：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亂而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十句餘，與之宋方，聚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後七年，荆人使屈申圍宋方，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按圖經，潤之城南一里，則封所居之地。詢諸故老，井尚有焉。因覽其遺，楚故歌之以志其

古堦危園，
蘇花碧鼎，淡寒泉深百尺，江南戴白，盡能
言此地曾為慶封宅，慶封嗜酒荒齊，政齊人剪族封
奔，逆雖過魯，儒羞魯，魯欲美吳，民竊吳柄，吳公岩邑
號朱方子，家負固心，疆梁澤車，豪馬馳似水，錦鳳玉
龍森若牆，一朝雲並，多圍兵至，曾陷鋒鉞，腦塗地，因知
富德不富財，類氏單瓢有深意，宣父嘗違盜，泉水懦
夫立事貪夫止，今歌此井，示吳人，斷綆沈，併自茲始。

刈獲

自秋徂春，天弗雨，廉二日，早稻纒，遽畝芒粒，稀疎熟更

輕地與禾頭不相在。我來愁築心如堵。更聽農夫夜
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災。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
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因倉實。不了如
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籍苟有區區。宜拚拚本作
耕耘。意若何。處多無。設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曾
飢尚責如齊糴。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怨徵索。
平生幸遇華陽客。問日。食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
田。移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葉似孤舟。小
時風吹折葦葉。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幾
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前坐。

食魚

江南春旱魚無澤。歲晏未嘗腥。非魚今朝有客賣。每
訪手提見。呼見我長於尺。呼兒春取紅蓮米。輕重相
當加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飡。飽卧晴窗曝寒背。橫叉
負羽正紛紛。祇用駭雄不用文。爭如曉夕謳吟樣。好
伴滄洲白鳥群。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笠澤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茲佞誅死茲首擲地
茲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于祀澆風四起
吁在外賢舉世赫赫變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
佩玉藥十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鑿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

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
惟禍是避惟福是覲惟盡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
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膚妄之器嗚呼成都
吾不知古為市之地况君平之下肆耶熟為之銘以
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
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兮聖人之言終日不違
易贊獨入云顏度幾門直道大堂如翬飛梁肉在御
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賈狂狷蓬蒿所宜

勒于柴荆賢哉是宜

馬當山名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吕梁合二險而
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湓
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飆擁牙折檣血和蛟涎骨
橫魚吭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于
太行仗忠信者通于吕梁便舟楫者行于馬當合是
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脂膏中如
劍鋸蹈藉必死鈎磨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
岩石俾民勿忘

書銘

太古之時何嘗有款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
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
累必充庭負必折軸常編一絕錯乱名目履務輕去
省搗臬剝穀膠綴香下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摸易
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燻燻鬱疝乎不堅又取珉
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
音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誥
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
雙善美憐銘誅碑表虛功矣賢歌詩賦頌多思諳權在

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臬囊其留家延終
戾顛倒寵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錦
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
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弃捐後以太古結繩之前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令狐
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糴閭里既往霸卧日晏不起
其妻訊之以息塊耻君遁世榮抗節不仕子親耒耜
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

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擊先生恂伯陵之孫李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
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恂乃知人
和帝之世公卿以聞李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
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璿以同縣
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群書復善談說
漢衰政荒時實莫果隱于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
徵為三公邀者不應冥十一鴻時人之重賢者蔡邕

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恠松圖贊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恠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
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
四三尺編心罪碍切可然感縮然幹不暇枝个不
暇葉有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
物恠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足
恠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
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岩穴
之內脞脆者則磴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

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
力與石鬪乘陽之感悲已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
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
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感者
早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
權擠勢奪卒不勝其厄號呼歎嗟發越赴訐然後
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
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
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嶽穴城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

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
目為怪魅是以贊之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
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
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矣其稱矣余
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忙竭其力
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靈
而愈善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

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故之以庭堂峻之以
階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鴟室其間
卓馬徒隸叢雜恠狀吐作之吐怖之大者推牛次者
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豕可也
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憐急初亦隨作耄孺畜牧慄
然病死喪吐不曰道丁其時耶而自感其生悉婦之
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庚以今言之則庚乎神之
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
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歟災捍患者為
此是庚於古也明矣今之

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庭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
徒隸者皆是也鮮氏之懸清民之唱未嘗怵于胷中
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
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
旦有大夫之憂當邦國之日則徊撓腕怯顛躓竄踣
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又何責其
貞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庚乎神之不足過也既
而為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
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頡頏酒牲甚微神之饗也

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
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
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
自大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
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
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
言耳行之感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
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

室閭不欺屋漏不隱雖感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
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襲
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
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帶至尊嚴鬼至幽及果能
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
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大儒評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
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孝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
下用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後下禁曰天

下敢有藏百家語詰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
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
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伍至
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及焚滅詩書坑殺儒士
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
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苟知得稱大儒乎吾以
為不如孟軻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
駝隨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

成其文予為兒童時在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
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為平陵縣
南五里有投金灘十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
千餘步基址坡陀栽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
大槲合數夫抱叢篠蒙翳如鳴如洞地窪下積水沮
如深處可活魚鼈草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
徐里民樵畢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
日乘驢領小吏徑暮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槲隱叢
篠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衮个去曹
務多危廢令李操个急木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

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
淫改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拏擿刻
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搗死不得隱伏天能
不致野耶長言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
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
僕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訖訶之甚難招禍患
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
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具案上

有一孟燕羨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
萬羽籥也夫嘗干有司對問七品第示嘗壓王公丐
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
筆節繁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故
上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
我大甚苟默不慮非朋友切十悃十之義也故扶
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
頗有熟考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
子近經十語古而微史近書十語直而淺所言子近
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十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書

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述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全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蓋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李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為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謹法經緯天地

曰文故也方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

筮告三得三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
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子遂卒于垂壬午猶縶萬入之齋之類果純直而淺
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口也文之不可立論則
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
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知事悉謂之春秋可
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
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々於叙
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小讀

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矣又
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
耳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易之辭非文耶書戰帝庸作歌臯陶賡歌又歌丑子
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
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
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子
辭而闕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沈
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

辭之摠辭者文之凡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不當稱辭古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
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
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
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不和病也去
其病則和之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
繪事組織中有精拙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
膚瓜而自矜於堂奧心腑也要在引李者當知之事
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
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罰十六卷

唐南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陸龜蒙字魯望

雜著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
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
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
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
耕者行端而徐起發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
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

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
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
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
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名何也豈
聖德有待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
者張以就其恠恠非聖人之恠也吾病其書之異端
駁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
說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

年 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之關關十五

耒耜經序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末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叱鋤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溥風冷之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架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耜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鏡本亦曰犂壁斷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鏡曰策頌曰犂箭曰犂轆曰犂梢曰犂評評曰犂建曰犂繁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犂犂猶塊也起其發者鑿也覆其發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犂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下圓負鏡者曰底初實于鏡中工謂之籠內底之次曰壓鏡背有二孔係于壓鏡之兩旁鏡之次曰策頌言其可以扞其壁也蓄熟然相戴白策頌達于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握而樛者

曰轆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轆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轆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卑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捷也所以扼其轆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轆之前末曰繁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握乎轆也轆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轆車之骨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楯音底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底同高三尺寸繁

增評尺七焉建惟緝絕轅脩九尺稍得其半轅至稍
中間掩四尺擊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屺去渠踈
之義也散塏去莠者焉屺而後有礮呼礮宅焉有礮
礮音鹿焉自屺至礮礮皆有齒礮礮觚稜而已咸以
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此未耜終
焉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
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天
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

大售殷賦重棄耒耜者一塏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
器屬宮室臺榭修其售益倍民捐力窮土木中較吾
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與其售又倍
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
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
子後祖之舊

招野龍對

昔秦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
龍之於人固類異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浴百川
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

然擾於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
爲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蜚鳴而果能無勞乎誠
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
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
飛賦吾之靈嘘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
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
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泐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
蟻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
吾之樂者也狎於人鳴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
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誇善納之嗚矣耶爾

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說鳳尾詔

或問予曰鳳尾詔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
聞自晉訖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
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吳選其
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
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
故也其事什則曰詔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
鳳尾則所諾幟之文也絳繅然襜褕然織與繪莫的
知旣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

為瑯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
南齊江夏王鋒降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
學鳳尾諾下筆便二帝大悅以玉璽麟賜之餘未見
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精妙靡麗而非牢
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
識音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括矢者
皆知之及修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丘於定哀
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
所傳亦妄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
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禽異

冬十月予祖獲于甬里早苗雖十年無以措憂傷
憶夜不能寐徃音聲類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
明日訊其毗曰鳥鵲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留之
未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
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上篋下篋塗枝業植
于彼一中千萬膠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
涯行賈貨錯歲售於射鳥兒盜與已來蒙衝塞江其
誰敢角是藥既絕羣鳥志翔幸不老乎口腹反侵人
之稻糧予曰嘻矣馭之民化而為盜閔梁急征商不

得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毆害
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飢吾
不知安用取者為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
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
龜與鼈剛其外者皆軋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
參於藥錄食䟽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
絕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蚶而已蟹始察
究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

執一總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臧沸指江而
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新賦短其江之
道為爾然後拔授越軋逝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
則形質寔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
斷而求之其越軋逝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
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
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
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
知之又不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
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

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
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蠶

記稻鼠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
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壙塵勃灌穢支派者入渠履
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平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
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拆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
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宇版擊毆而駭之
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
棘械束榜莖木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

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之為害
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猶不也
豈吳之士鼠與蟹更伺其事而效其力哉其民歟且
魏風以碩鼠刺重斂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
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况乎上据其財而下
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
哉春秋蠶蛛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
驗也余學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記錦裾一作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子諮上元瓦棺寺

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裾佛襪皆組繡奇
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條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
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
鷓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葶藶輩右有
一鸚鵡聳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又
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
鈿點綴其中微雲瓌結互以相帶有若駭霞殘虹流
烟墮霧春草夾暹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
丹浸紅漏藥粉塗染鹽巨公會切急也無疾也或作桓環珮雲隱涯崖
濃淡霏掃霜抑冥密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

斬絕今畫一亦有去畫狀也裏有繒練下制絳尚仍舊兩旁皆解散蓋并滅
寒落僅存此故其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
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
繼于錦裾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畫化

捕之畫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感然類蠟蟻而青
翳葉仰翳如飢蠶之遠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
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變然弗食弗動明日復
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十物十其翎未舒襜黑轉蒼兮

朱明黃巖嶺而精其機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
又明日佳則倚薄風寒攀緣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
去或隱意隙或留蓋端翔捷軒虛颺曳粉拂甚可愛
也須臾犯螫網而膠之引絲理纏牢若桎梏人雖甚
怜不可解而縱矣噫者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
德也不明而游類繁也無嗜而食類廣也向使箭不
知為捕之蠹後不見觸螫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
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捕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
篁也奇滅德忘公崇浮飾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
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警而而膠之乎觀者之靈化

者可以惕惕

雜說五首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醜于觴酒欲從而殺
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
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
不敬况舜壻于天子頑嚚嫚虐者獨不畏之又從而
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教
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
免也故堯使易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即僕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日棄宋芮司徒之

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卽棄爲稷官烝民賴之
宋棄美而生位幾移於宗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
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道孟子以詩卜襄仲婦父以言語卜子
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
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
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
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之有
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
帶之足云抑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
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典刑如何哉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唐甫里先生陸龜蒙傳二十卷附錄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
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
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
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
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皆無
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
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讐比勤十未黃不去手所
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紳必為輯褫刊
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

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芥刺無休時或
譏其勞答曰堯舜黷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
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呂第
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
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暮乃已其後
客至絮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
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硯釣具往來
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竺子甫里先生 此涪翁漁
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 討盧攜素與善及
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率光化中韋莊表龜

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
巨石遠祖蹟嘗仕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
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出唐書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
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延皮日休
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屢與張搏為湖蘇
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
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譏著吳興寶

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

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

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鑿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宗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鄂人樊開題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

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邪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茲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于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衮記

二游詩序

皮日休

兵之士有息王府參軍徐修矩者守世書萬卷優游

自道余候其書數千卷未一年悉償夙志酣飲經史
或日晏忘飲食次有前涇縣尉任晦者其居有深林
曲沼危亭幽砌余並次以見之或退公之暇必造以
息焉林泉隱事恣用研詠大允游於二君宅無浹旬
之間因作詩以留贈目之曰二游兼寄陸魯望

五賦詩序

皮日休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允二紀聞
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
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入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已
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

惠之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

菘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舫

方言曰舫短而深者謂之舫音步

載一甌酒加

以隱具由五瀉淫入震澤穿松陵抵抗越耳日休嘗

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舫一

脩二丈闊三尺施篷以庇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

一色黠而力道謂之莘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

不二寸其侈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莊形

拳弱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鱸魚殼樽一

澆簞鬻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

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玩貞古人之維覓也因
思乘葦之義不過于詞遂為五篇目之曰五題兼請
魯望同作

過張祐丹陽故居序

顏荳

荳與故張處士祿世家通舊尚憶孩推之歲與伯氏
嘗承處士撫地之仁目管輅為神童期孔融於偉器
光陰徂謝二紀于茲適經其故居已易他主訪遺孤
之所止則距故居之右二十餘步荆榛之下華門啓
焉處士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子擠兒祀兒問之
三已物故唯祀為遺祭與其女尚存欲揮拒與言則

又求食於汝墳矣但有霜鬢而黃冠者杖策迎門乃
昔時愛姬崔氏也與之話舊歷然可聽嗟乎葛帔練
裙兼非所有琴書圖籍盡屬他人又云橫塘之西有
故田數百畝力既貧窶十年不耕唯歲賦萬錢求免
無所嗚呼昔為穆生置醴鄭公左鄉者復何人哉因
吟五十六字以聞好事者

三高祠記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
將軍姓范次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
氏是為江東步兵唐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

三君生不並世鳴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
顯而去之季鷹曾望蕭然矐儒便有為於當年其所
成就固不可喻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
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邑人
獨私得奉嘗以夸於四方曰此吾東家丘云爾見大
夫趙伯盧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而
灘乃築堂於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為之
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
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
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懼

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平軒冕宴安留連卒悔於
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
既從彭咸而桂叢之猶招隱士疑若幽處林薄不死
而僊况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
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蓬飄忽晦明意必往
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
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游
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
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刻兮
兮其下孤蓬眇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戰爭

鵝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橫擢僊之
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
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
兮而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
土膾脩鱸兮靈霏登菰蓴兮莖之水僊續兮胥命君
可望兮不可追頽倒景兮揮碧寥娛宴息兮江之皋
菘蘋堂兮麻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
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睇兮頽煙雨菊莎兮把棘
歲晚兮何以續君食餼五鼎兮腥腐羞三泉兮終古
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

漁兮生蒲荷湖西東兮下田一坡訪南溼兮鄰曲山
川良是兮丘壠多稼九畝兮今其刈聊春容兮紫里
是歲六月既望言遣邑人使習以侑祠伯盧請遂以
為記淳熙六年八月邑長陳翥增葺祠亭重刻石

揚文公談苑

唐陸龜蒙善為賦絕妙人有收得賦材皆綴緝屬對
差次比擬凡數首有題而未就蓋其構思用工之非
淺相傳龜蒙多智數校獐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
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
一綠頭雄鴨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

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
官自言耳內養少長宮禁不知外事信然甚驚駭厚
以金帛遺之龜蒙乃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類此

首嘗觀其傳誦其文矣龜蒙字魯望居甫里著吳
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四集以高
士召不至躬自舂鉅品茶評水不與流俗交升舟
則蓬席束書筆床釣具往來江湖間謂江湖散或
號天隨子甫里先生白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清
風素節凜千古因疑談苑所傳之過况首所居

視甫里無一舍遠其地荒僻渺在松江之東去
程猶有數十里使者無由過之自武宗暨昭宗
六十三載未嘗遣內養使杭州揆之地理考之唐
紀信其為誣豈談苑別有所據云

甫里先生吾邦

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

著述散漫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
以篇計之僅四百八十一箇其鄉誦其文且和其
絕句百八十餘首遂於文籍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
篇合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
流行者聚于卷末名曰附錄總為二十卷刊寘義莊

以廣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并訛者是正之文有
遺逸者行且增補之庶可酬先生泉下之望亦可
見首景慕先哲之意云

寶祐五年閏月

日葉

首

謹誌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附錄

春重刊甫里先生文集成徵翰林諭德陸君
鼎儀序之矣而胡文恭公所撰碑文附錄失
載謹考錄附刊庶後學於

先生之德行文學於是乎備見焉崑山嚴
春識

唐甫里先生文集傳世無宋本當以明成化嚴氏本為最古流播甚稀各家書目多未著錄十二月初旬北平藻玉堂書估王子霖携此書至天津求售索價甚高余年來無力收書留案頭二日還之既而思此種書世不多有若失之交臂恐不易再得適王估又來天津遂勉力購而藏之細檢書中卷十三卷十九各缺一葉擬取黃堯圃校鈔本補寫蓋黃氏所據亦為嚴刻乃黃氏校本兩卷中均各注明缺葉與此相同是此本即周香巖舊藏黃氏據校之本周氏藏書多無印記宋元本亦且如是也不知嚴刻人間尚有第二本否他日倘能遇得鈔補為快而余之寶此明初黑口本固不啻宋元視之矣戊寅十二月廿八日發翁記





